

这是继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,人民军队又一次艰苦卓绝的行军——

75年前的那个春天,原第18军官兵闻令而动,从四川乐山出发,路上进军西藏的漫漫征途。官兵“一面进军、一面修路”,翻越一座座飞鸟难以飞过的雪山,涉过数条冰河,挺进西藏。从此,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

迎风飘扬……

牛文海、路晨、彭家英、闫秉章、刘广润——

今天,让我们来认识5位原第18军进藏老兵,随他们的思绪穿越时空,感受缺氧的雪山、断粮的荒原、野蜂盘踞的绝壁。

听!那里回荡着他们铿锵有力的英雄誓言!

——编者

雪域高原回荡英雄誓言

——走近5位原第18军进藏老兵

■刘佳威 中国军网记者 李师琪 韩欣妍



致敬·心中英雄

牛文海——

一切听从党安排

1950年1月的一个清晨,四川眉山格外寒冷。第18军52师战士牛文海蹲在太和镇一处空地上,摩挲着刚领到的步枪。

当听到“第18军主力集结乐山、丹棱地区整训待命”的命令时,这个来自安徽临泉的年轻人眼睛亮了:“往南走气候更好、物产更丰富,我们很期待。”然而,不久后又传来“第18军进军西藏”的消息。

由富庶的川南突然改去寒冷的西藏,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。“同志们,你们看看地图!”指着布满红蓝箭头的地图,连长高声说:“西藏是祖国大陆最后一块还没有解放的地方。为了那里的同胞,我们要坚决完成任务……”

后来,牛文海获悉了一段令他铭记终生的对话——

“今天谈话凭党性。”

“一切听从党安排!”

这是党中央指示西南局承担进藏任务后,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、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与第18军军长张国华的对话。那句“一切听从党安排”,猛烈撞击着牛文海的心灵。

1950年2月,乐山夹江的一个训练场上尘土飞扬。为做好进藏准备,师部要求大家每天负重20公斤跑10公里。牛文海绑着沙袋的腿磨红了,但他依然拼尽全力,一次次冲在队伍前头。“飞毛腿,露一手!”训练间隙,战友们的一句喊话,让牛文海甩掉沙袋向前冲,却在中途踉跄跌倒。卫生员跑来包扎,发现他的脚底早已磨出硕大的血泡。

3月初,第18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。军长张国华、政委谭冠三

发出铿锵誓言:不管有多大艰难险阻,不惜献出一切乃至生命,誓死完成进军任务!全体官兵庄严宣誓,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,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!

不久后,牛文海和战友们开启“一步三喘上高山,辗转负重四千里,练成钢筋铁脚仙”的征途。

路晨——

我们要吃大苦耐大劳

进藏路上,一山更比一山高。当路晨随部队挺进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时,高寒缺氧像蟒蛇缠绕,让人窒息。

路晨至今记得一场大雪过后,炊事班长老赵蹲在避风处喘息的模样。他双手插进雪地,胸膛剧烈起伏却吸不进足够的氧气。强烈的高原反应让他咳出粉红色的血沫,血沫很快冻成了冰。

缺氧带来的痛苦,在队伍中不断蔓延。一日放晴,正在筑路的路晨发现工地角落蜷缩着3名战友。他们昏倒在雪地上,嘴唇发青。

“快抬担架!”路晨连忙呼喊。战友们轮流用体温温暖他们,但他们的身体却越来越凉。

“困难如影随形,但我们要吃大苦耐大劳。”路晨说,没有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,修建甘孜机场是撑不下来的。机场跑道需要用石头铺垫,石头从大到小要铺好几层,最上面一层的石子约有核桃大小。这些石子从哪里来?没有碎石机,全靠手砸。

在当时“四周没遮拦,头顶烈日晒,倾盆大雨打,凛冽寒风吹”的条件下,官兵要铆在工地上,手持重重的铁锤,按标准每人每天砸一立方石块,并且连砸几个月,这无疑是一场严峻挑战。许多官兵手掌磨出血泡,脖子不能打弯,腰杆直不起来,“收工回来就跟瘫了一样”。

参加施工的女兵们纷纷把长发剪成短发。风吹日晒,她们的脸不仅晒黑

了,还脱了皮。有的年轻女兵不愿照镜子,干脆把镜子都摔了。

采访中,路晨动容地说起当时几句有名的口号: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“让高山低头,叫河水让路”……

这些如今全军官兵耳熟能详的口号,由第18军官兵首次叫响。

彭家英——

完成战友未竟事业

1951年6月的一个深夜,彭家英静静躺在一片废墟中。

那夜的大雨,导致她和9名战友所睡的简易窑洞垮塌。当时的窑洞,上面盖的第一层是松枝,第二层是草皮,第三层是泥土。夜里经常下雨,窑洞顶棚撑不住,她们住进去仅仅5天后便出现垮塌。

树枝、草皮和泥巴混在一起,劈头盖脸向她们砸来。由于高原氧气稀薄,油灯点不着,手电筒又很少,救援进度十分缓慢。彭家英的右手被压麻,黑暗中她觉得自己应该活不成了。但作为班长,她又迫切地想知道身旁的战友怎么样了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彭家英突然听见指导员嘶哑的喊声:“先救不露头的,扒左边!”战友们冒着大雨展开救援,不敢用坚硬的工具,而是徒手扒开泥土。

听到呼喊的彭家英,虚弱地应了一声,第一个被救出。刚露出头部,她就用力说道:“两边都有人,赶快扒!”

废墟之下的战友们陆续被发现。4名女兵被发现时均已昏迷,尽管卫生员努力抢救,还是没能挽救她们的生命。

天光初现,彭家英看清4名战友带着泥土的遗体。她用手指颤抖着抚过战友的眼睛,紧闭双眼的她们好像只是安稳地睡着了。

这是昨天还与她一起战斗的姐妹啊!彭家英泪如雨下,一旁的指导员一把抓下军帽,一声不吭转身蹲下,擦拭着眼中的泪花。

伤势刚有好转,彭家英和其他几名幸存战友执意回到施工一线。挖土方、砸石头,把“战士双手改天地”刻在钢钎上的她们,心里都攒着一股劲:一定要帮牺牲战友完成未竟事业。

闫秉章——

争做绝壁上的“岩羊”

执行修路任务的官兵,常年住在垫上树枝的湿地或雪地上。他们搭建的帐篷,常常被雨雪压倒。

闫秉章永远记得那一夜:他们刚在雀儿山的冰川上扎好帐篷,就遇到暴风雪,吹得帐篷支架吱呀作响,好几顶帐篷被掀翻。闫秉章和战友们蜷缩在树枝垫成的“床铺”上,听着冰凌断裂的咔嚓声,互相调侃:“咱们睡的是‘钢丝床’,住的是‘水晶宫’……”

凭借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,闫秉章和战友们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,坚持开展爆破作业。悬崖绝壁没有下脚的地方,大家只好把绳子拴在腰间,悬在半空打炮眼。

特等功臣王洪才,给闫秉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。部队在一处石崖施工时,需探测爆破立足点。自告奋勇的王洪才,将长绳一头拴在屋顶的大树上,另一头拴在腰间。只见他像岩羊一般贴在绝壁上,小心地向下探测。当滑至崖下约30米处时,从岩缝中涌出的野蜂,突然将他包围。

“抓紧绳子!”战友们们的喊声被狂风撕碎。王洪才的眼睛被风刮得充血,疼得他不停往下坠。他迅速镇静下来,随绳子的晃动一脚踏在一处约30厘米宽的石坎上。

后来部队爆破这座石崖时,就把这个小石坎作为一处立足点。以王洪才为榜样,官兵勇敢作业,争做绝壁上的“岩羊”。

刘广润——

先遣部队要做榜样

刘广润所在的52师154团,是第18军进军西藏的先遣部队。出发前,上级授予154团一面“进军先锋”锦旗,鼓舞官兵士气。

担任“进军先锋”,既要面临更严峻的考验,也意味着要给后续部队做榜样。刘广润和战友们出发时,每人带了三四斤粮食,可当他们翻越险途第二座大山折多山时,粮袋已空空如也。

粮荒最严峻时,部队转入“生命保卫战”。团党委发出“勒紧裤腰带,困难面前不低头”的号召,组织官兵挖野菜。刘广润和战友们把刺刀绑在木棒上,做成简易冰镐,翻出地下的草根煮来吃。

“小心有毒!”一天,他们正准备开饭,卫生员小赵发现有些草根底部泛着奇怪的蓝色。已经中毒的二班长老马脸色发紫,嘴唇也肿起来……

尽管粮荒非常严重,部队还是严格遵守“进军西藏,不吃地方”的规定,不向藏族同胞征购粮食。官兵克服重重困难,照样坚持开展高原适应性练兵,革命斗志始终昂扬。

70多年过去了,雀儿山的雪水仍在吟唱施工的号子,折多山的野草仍在诉说饥饿中的坚守,第18军进藏官兵留在雪域高原上的铮铮誓言,依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。

(陈大治、易运梅参与撰稿)

图①:原第18军官兵进藏途中行经荒原。

图②:原第18军官兵进藏途中遇到河流,将汽车拆卸开渡河。

资料图片图③至图⑦依次为原第18军进藏老兵牛文海、路晨、彭家英、闫秉章、刘广润。

受访者供图

制图:唐硕

声,脚板边的泥巴黏糊糊的,是战友流的血……”回忆战场的惨烈,吴贤礼红了眼眶,“枪声渐渐停止,我爬起来一个人继续上路,坚决把任务完成。”

上甘岭战役中,靠着准确及时的信息传递、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,吴贤礼所在部队顺利切断敌人的进攻路线,有力接应兄弟部队,击退敌人一次次进攻。上甘岭战役结束后,吴贤礼又随部队转战多地。

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到祖国后,吴贤礼因听力受损,于1958年告别部队复员回乡,此后务农几十年。

回忆漫长又凝重,吴贤礼摘下老花镜,指了指眼角:“当年我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,大的不过二十四五岁,好多战友永远留在战场,再也回不来了。”但他坚定地认为,有战斗就会有离别、有牺牲,战士上了战场就是要勇敢冲锋,赢得胜利。

“我曾经为了国家和人民而战,这是我一生的荣光。”吴贤礼说。

聆听·血脉永续

奋斗新时代 建功新战场

中午时分,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一处公交站台,市民李阿姨抱着一袋鲜肉月饼翘首以待。看到熟悉的9006路公交车缓缓进站,她随其他乘客快步登车,把月饼递给司机:“李师傅,快尝尝!到饭点了,先垫垫肚子。”

“李师傅”名叫李敬增,是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姑苏公交分公司的司机。20年来,他驾驶公交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,将流动的公交车打造成乘客“温馨的家”。

李敬增当过5年汽车兵,练就一手过硬的汽车驾驶技术。退役后他来到苏州,成为一名公交司机。“公交车是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‘毛细血管’,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。干这一行,我觉得很幸福。”李敬增说。

李敬增把他的“幸福观”细化为10米车厢里的一条条服务准则。“他原来不会讲苏州话,现在能说一口地道的吴依软语。”李敬增的同事王伟介绍,早年间,苏州市的公交车采取人工报站。为更好与乘客交流,李敬增“逼”着自己学会了苏州话。后来公交车陆续配备自动报站系统,可每到一个站点,李敬增还是坚持用苏州话增加几句“温馨提示”。9006路公交车单程约5公里,经过10个红绿灯,4个转弯和11个公交站点,每一次停车、起步,每一次转弯,李敬增都不厌其烦提醒乘客,一趟车开下来要重复几十次。

“登车时,有的乘客距离站台比较远,他会耐心等待,让车上其他乘客不要急;下雨天,他会提前在踏板上铺好防滑垫;下车时会提醒大家扶好把手……”说起李敬增,一位乘客打开话匣子,“这些虽不是什么大事,但对乘客来说,感觉很贴心。”

由于服务热情,李敬增和许多乘客成了朋友。年过八旬的蒋玲玲老人腿脚不太好,有一次独自出门在站候车时,李敬增见老人行动不便,迅速下车将她扶上车,找到座位。此后,每次遇到蒋玲玲乘车,李敬增都主动搀扶、周全照顾。“我就爱坐小李开的车,就像坐自己孩子开的车一样。”蒋玲玲感叹。

经常乘坐9006路公交车的乘客都知道,李敬增的驾驶室里有个“百宝箱”,备有毛毯、姜茶包、充电线、老花镜等。鲜为人知的是,李敬增还备有一本特殊的“服务手册”。“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几十页,常坐这趟车的老幼病残等特殊乘客需要什么帮助,他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”王伟说。

李敬增的爱心举动,温暖着一车乘客,亦在同事中立起标杆。李敬增的徒弟、同为9006路公交司机的张晓雯入职时间不长,来自外地的他最近正努力学习苏州话。张晓雯自制的本“苏州方言公交服务手册”上,封面写有师傅李敬增常说的一句话:“服务不是做样子,要想到别人心里。”张晓雯告诉笔者,单位发成立“9006爱心小组”,线路上的18辆车全部配备“助老便民箱”,每名司机都掌握基础急救技能。大家纷纷以李敬增为榜样,努力为乘客提供更好服务。

江苏省「苏州最美退役军人」、公交司机李敬增——

十米车厢里的「光与热」

■段向阳

朱熙君

李敬增热心助人的触角,还延伸到车厢之外。他的左臂有一道疤痕,是2022年7月爬树固定电缆时留下的。那天,路边一处电缆意外垂落,正好路过的李敬增配合民警,徒手爬上五六米高的梧桐树固定电缆。没想到下树时一个不小心,左臂被树枝划破,缝了7针。

像这样的事,李敬增还做了很多:2018年,一位路人晕倒在路边,李敬增发现后紧急实施心肺复苏,直到路人恢复意识;2022年台风“梅花”过境苏州,他积极参加姑苏区人武部组织的应急救援,36个小时“连轴转”,转移几十位群众……

“每次救人往前冲的时候,是怎么想的?”笔者问李敬增。“来不及多想。”李敬增沉思片刻,又补充道:“我是一名老兵,遇到群众有困难,就要上前拉一把。”

2025年春节,苏州市推出“无站式旅游专线”,李敬增担任首班车司机,推迟了回老家与亲人的团聚。寒山寺外的站台上,他搀扶腿脚不便的老年乘客时,意外听到熟悉的乡音。原来,单位瞒着李敬增把他的母亲接来,让她也坐坐儿子开的车,体验一次美好的旅程。

“起步了,大家都坐稳扶好!”洪亮的声音回荡在车厢,李敬增稳稳踩下油门,将车辆驶向下一个站点……

“最美红棉老兵”勇救轻生群众

■曾庆宁 本报记者 王德赛

民警把她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
“其实跳下河堤时,也担心发生意外。可我当时当兵,群众有危险我必须冲上去!”卜占从说。

这不是卜占从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。在海军服役时,他多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。退役后,他在南沙区南沙街道金沙社区工作,扎根社区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。平日常,作为南沙街道红棉老兵志愿服务队队长,卜占从积极组织退役军人参与各项公益活动。2022年,他被评为广州市“最美红棉老兵”。

老兵宣讲进军营

■王佑祥 刘琳

近日,山东省某军休干部志愿宣讲团成员高华成走进海军某大队,开展“涵养传统精神底蕴、砥砺奋斗攻坚意志”主题宣讲,与官兵共话军的光荣传统。

73岁的高华成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,退休后仍致力于国防教育及关心下一代工作,经常赴中小学、驻军部队开展宣讲。与官兵分享了上世纪90年代驻守某训练基地的往事,高华成还深入班排与大家交流。当被新兵问及新时代如何更好地践行雷锋精神时,



老兵吴贤礼回忆抗美援朝往事——

“这是我一生的荣光”

■王登超 李伯松

前不久,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军地开展走访慰问老兵活动。我们拜访了89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吴贤礼。

得知我们要去看望,吴贤礼特意换上一身老式军装,在胸前佩戴好两枚纪念章。“这枚抗美援朝纪念章,是我当年在战场上获得的,保存了70多年。另一枚是‘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’纪念章,是2020年颁发的。”老人向我们介绍纪念章的由来,语气中流露出自豪,“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人才会有这两枚奖章,别人没有。”

1952年9月,16岁的吴贤礼从湖南家乡报名参军。因读过6年书,字写得漂亮,人又机灵,他成为一名通信兵。

经过短暂培训,吴贤礼随部队北上,从安东(今辽宁省丹东市)跨过鸭绿江,补充到志愿军第12军35师参加作战。

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说起当年往事,吴贤礼情不自禁哼唱起来,边唱边用手在座椅扶手上打着节拍。“部队过江时,营长让我们停下来,喝几口江水。因为这一去,生死未卜啊!”吴贤礼回忆,短暂的停留中,他的脑海浮现出无数的想法,“前一秒想到‘可能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了’,后一秒又鼓励自己‘保家卫国,我不怕’。”

接下来的行军路险象环生。吴贤礼记得,部队靠近一座铁桥时,敌人的飞机在那里已轰炸许久,震耳欲聋的爆

炸声此起彼伏。“营长命令大家趴下隐蔽,我们的背包起到一点掩护作用。轰炸过后,背包‘千疮百孔’。兄弟部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还没来得及隐蔽,炮弹就炸过去,好多战友就这样牺牲了。”老人缓慢讲述着,讲到牺牲的战友,声音有些颤抖。

吴贤礼随部队入朝不久,上甘岭战役打响。敌我双方在五圣山僵持不下,吴贤礼随部队驻守在附近一个小村庄,接应‘可能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了’,后一秒又鼓励自己‘保家卫国,我不怕’。”

“子弹擦着头皮飞过,到处是爆炸